

那年，香港有霧

周焯堂

(一)

不知不覺，道叔已有一個星期沒有上班。聽總經理說這是道叔在這裏工作十多年來第二次請長假，第一次道叔請長假是十年前，那時他正值新婚，與道嫂開心地渡假去了。

現在道叔夫婦也是在渡假村，不過卻不是在渡假。道叔住的大廈爆發了大規模感染後，政府就開始安排他們入住渡假村接受隔離。

「你猜……道叔會不會有事？」正當明才一面吃著早餐，一面望著日曆數算著道叔沒上班的日子時，坐在隔壁的雅慧向他問道。

明才笑了笑，沒有回答。說沒有回答，說真的是沒法回答。面對這一場無人知道何時會完結的疫症，除了老天爺外，根本沒有人可以知道自己會不會遇上厄運。

「又有四人不治了，」雅慧坐在我對面，拿著報紙頭版向我說道：「何時才可以除下這個……唉，真衰。」雅慧說話時，正想喝一口剛送來的凍奶茶，卻忘記了先除下口罩。

「哈，何時可以不用戴口罩出街我可不知，不過現在妳應該先除下口罩才吃早餐倒是真的。」明才苦笑道。

辦公室裏很寧靜，相比起兩個月前那個電話聲響過不停的境況，簡直就像圖書館內外來一次對比，完全不用再形容的強烈對比。

這時，明才跟前的電話響起來了。

「是道叔！」明才接過了電話，興奮地叫了出來，坐在附近的雅慧和剛回來的總經理也走到了明才的跟前。

「請放心，你不在這裏仍運作正常。」明才向著話筒說道，心裏卻是苦笑，運作正常的原因是這裏幾乎停止運作，道叔回不回來也沒相干。

「道叔在渡假村過了第一天，還可以的說。」明才掛了線後，向身旁的二人說道：「只是，他的一個鄰居昨晚發熱，已經送進醫院作進一步檢查。這事令道嫂昨晚一邊睡一邊哭。」

「道叔平常身體強壯得很，一定不會有事的。」總經理口中雖然這樣說，但大家都明白，這已經不是身體強不強壯的事了。

聽過了道叔的電話，辦公室的氣氛又慢慢回復平靜。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子裏像幹著活，不過明才心裏都不知道其他人有甚麼事在做。至少，他就整個早上坐在自己的位子裏沒事忙。除了上互聯網的新聞網頁看著資訊不斷更新的SARS和伊拉克新聞。

這是道叔致電回公司的最後一次。往後，任明才他們何時致電給道叔的手提電話，都只是轉駁至留言信箱。

(二)

待在家中的明才今天沒有上班。與其說沒有上班，不如說沒有班可上。公司為了節省開支，暫時著大家不用回公司了，支薪方面只有三份之一。

明才在家中無所事事，每天圍著身邊的不是 SARS 消息就是伊拉克的報導，完全將人溶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。彷彿就是在告訴明才，面對這個環境，他這麼渺小的人，甚麼也幹不了。

明才覺得自己像被軟禁一樣，雖然他不像道叔那樣被隔離在渡假營內，不過在旺角已經不再興旺的今天，上街一趟每每要花時間裝備一番，令人覺得如無必要就不要到街上逛。

忽然，電話響起來，明才順手便拿起話筒，也沒有理會是誰打來。

「道叔！」明才的聲音高八度叫了起來，「甚麼？道嫂她……」

放下了聽筒，明才的心感到十分鬱悶。雖然明才與道嫂只有數面之緣，但總覺得像道叔兩夫婦這種樂觀的老好人不應該遇到這些事。

良久，明才換了套衫，獨個兒走到尖東海旁。海風依然，路燈依然，唯有人海卻枯竭了。

「努力些，很快就會過去，在沒有事做時候，就幹可以做的事……」明才口中重覆唸著這句說話，心裏卻並不怎樣想，便向大海叫道：「究竟何時才結束這場疫症？我又可以做甚麼呢？」

大喝一聲，海面依舊深黑色一片，如果浪濤是大海的回答，那麼大海已確實地回答了明才的問題。

(三)

「天天在家，仿如隔離一樣，有些時候還覺得自己和道叔的處境差不多。」雅慧吃了一口蛋糕，發著嬌嗔道。

「對呢！」總經理答道。這天明才和雅慧相約在一間快餐店內午飯，旁邊還有總經理，「還有坐在快餐店像回到辦公室，居然放了一塊塊膠板將每個座位隔起來。」

「或許在哪兒也好，只要是住在香港就逃不了這件事。」明才答腔，「不過我們相比起道叔還是可以替他做更多的事，應該說，如果道叔現在有能力，都會做這樣的事。」

「我想問，你拿著那一大袋是甚麼東西？」雅慧問道：「搬家嗎？」

「這是道叔啟發我的，」明才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在網上賣出了一些東西，然後著買方將款項存入全城抗炎大行動的戶口內，才將貨品寄出，算是一種變相的賣物籌款吧。」

總經理答道：「你怎麼不有點說？反正公司現在壓了一批毛公仔，不如將部份捐出來籌款吧！」

「嗯，正有此意。」明才笑道：「我今天就是希望你們能幫忙一起找多些東西出來賣，總經理你可以幫忙就最好不過了。」

(四)

秋天，香港的天氣卻早已轉冷，或許是大自然希望人們都盡快忘記今年春夏的事。

「明才，龍記那份合約寫好了嗎？」總經理快步走過，遺下了一句說話又走到雅慧那兒要其他文件。

正拿著電話筒在談著生意的明才沒法回答，一手揚著一個文件夾，示意總經理走回來時自己取。

辦公室裏的電話響得此起彼落，大家都在幹著要做的事。明才回望後面，道叔也正在自己的座位，桌上還放著他和他的妻子上個月到韓國旅遊時的照片。

一個人就算真渺小得沒法阻止事情的發生，但總會有可以改變現狀的事情可以做。